



常齋集卷之九

書

代人上郡守書

新安朱松喬年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
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
為將被惠澤困於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
人自以為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譖者皆
奮迅澡被人人自以為將受知於下執事某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

庫本作耳

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為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蔽且闢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轢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溫福為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某之庸踈處于此竊自隱度以為奉令承教或可以無過聽於下風今者迺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尺書控懇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為命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赴官冒大暑扶持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藥回皇怵迫莫知所以為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稟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周照察之

所不及雖加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為不宜乃若某
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嘗出臨上
車騎吏有後至敕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日明
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
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
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不望實之重督貴之精明如此
而某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最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儻假
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
舊敢不勵精畢力僵禦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袂自刻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寬免之惠亦不敢承也

答莊德聚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款扣所聞辱惠
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
貴賤徇世相師乎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
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
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
幸未易具道夫出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

終身之耕，殍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揚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己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感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歛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難。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如其之駑，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款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其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

介之士歛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鬻鬻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為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

見且不得而况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己之所不至者欲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建與有為而士之自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為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因廉恥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圓

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為
於世其亦踈哉嗟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克
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為誇待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為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為泰抱關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為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及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
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樞則天子所寄以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

為甚自蹈汙穢少所愧恥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修潔才譎之吏得免於此者蓋寡則亦無恠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某江南草茅一介爾既冠與有名於吏部來閩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踈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

之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於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為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舊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嘗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於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云爾其或市骨求駿或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

是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為如何邪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為獻此古人以為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為起居之問一旦以書冒言上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賞以長雄一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為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為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決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

故歛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賸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歎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軌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復蹈厲頡頏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為是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髣髴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焯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然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必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

聘

晉以隆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
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
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
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
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已以
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
沛足跡相及此何為者邪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
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夫僖公牧于魯野而其馬

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
肯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某也何足以
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
求媿於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
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
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
勞末^技日效於前以希獎拔而某以菽水之意竊祿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
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

事者乎、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
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
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法峻潔、而思、
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竒高妙、固已、
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
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某願聞一二焉、故輒料、
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
譬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
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
驟稱於朝、始為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

達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
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聒、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
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某豈敢、
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於世、
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
子之所恕也、文凡諭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
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末由、
面請、願誨、惴慄俟命、

上李丞相書

其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
其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
明承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殉國死難之節豈非今
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
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
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
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
為竒詭絕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之不啻若牀第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
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
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
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
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
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
徇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唱之建安之初曹公奉天
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
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截
猷敵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

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晚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夫生民以來尊君戴土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劫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備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

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知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殉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虜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

逞之徒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執抗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既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群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瀕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睽，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上胡察院書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為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亢絕氣息弗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

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某聞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勾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

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
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
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槩未可以一二數也然
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
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
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
南不可保也大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
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賊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軟
血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
關隴西連氏羌兵其動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
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
聞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
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
撫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關陝二年而復大
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
陸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

若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不為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艦西入河渭蓋東攻新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收遺民於煨爐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慮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

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帝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叅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愧於古者有由也夫某嘗為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於天下之士而其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修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

邀名遊

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笈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區區之勢為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僧之交手為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之君子自外為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為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貴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為法於
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
必貴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
相為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
後能助其上以有為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
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某江南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驚之士相與比而

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
猾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拳勇又與王楊
蘇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叅
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躡天下之俊
乂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勲在鼎
彝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相之祿逍遙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為禮而某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樞衣賓客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為於世豈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謝參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尔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於豪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矻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為改也於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為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及覆斫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開淵源之滄瀄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於學要以求為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道於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詭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備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與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蠹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董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
溱洧之上時方冥奄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為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味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
為依歸而不可後也而某方迫於祿養有辜摧之役
於海上雖不獲躬笈篋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於左
右輒因謁者摳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
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贄于下執事叅
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薰沐
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
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
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權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祇畏天命不違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惶恐某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有言事者論臣僚投獻文字干進不果投

某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久欲廢摭平昔翫敲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

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群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噐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為不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為吾輕重是以漠然寘於度外以至

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函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救寧反側綏輯畔換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為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于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慝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

猶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
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
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
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凡今
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
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
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虜世常患懦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
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
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
軍不足以為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為強唯能東天下
之大義以優柔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
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為道凡可以譎敵而
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為
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為無敵於天下曠息未定
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
竊有取焉虜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漘猶徇祥四方歎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

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
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
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
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其華者凡以欲拔吾於塗
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地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
以備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
道未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
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
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
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
二焉某頓首再拜

常齋集卷之十

新安朱松喬年

序記 題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
 主婺川輸賦搃卒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
 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氏 盖初來於歙
 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
 婺源者貨產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承旨常侍之號
 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父歛溪盱君即其曾孫也

歙

歙

常齋集卷之十

常齋集卷之十

二

即歛溪府君諱甫字繼其居第二百年不徙於前
 全美者曾祖之陵貫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
 府君有從兄之陵貫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
 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
 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歛溪府君少儻事繼
 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
 贊杜公為婺源使居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鄉里
 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生業雖煩劇中賦詩
 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族中往往有自
 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閣詩序體其詩立意教化而
 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曾祖蘆村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貽子孫有起家者為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
 望男從手序此蘆村府君所作序也丁
 從侵序酉政和八月十二日重錄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子外兄從予遊於閩者二年予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
名惡其敗姓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質之軀豈其
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
予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常齋朱某
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訾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賈誼
王充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氏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抹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秘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辰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合之
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迷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
牙者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參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
學而汲汲趣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
亦徃徃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
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
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
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
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
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
目而生迺謂我且進為於世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
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黻病目視不黻

踰尺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靖康丁未四月
望日新安朱某序

富沙驛記

紹興十年今右朝請大夫郭侯璋來守建安不為苛
皁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為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湖
士大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於館則問舍於逆
旅昔晉平公為諸侯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遊觀不敢有增
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廢
址于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顯趙伯暉以九月甲

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
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庭戶嚴顯堂室靚深
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
所頌不問館人畢有無關則雖車馬奔湊而徯至者
皆免與市人役夫肩踵躡於囂塵塗潦之間附驛
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餼以備木朽堅剝墉缺而甃
毀丹漆黝堊之憤閭圮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
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
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
師細大具舉而豐省有度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羸誦之不知而困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為故，又不及是則或視事之荒堙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嫌之便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為今之吏能舉事以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則既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庶幾不失其遺意，雖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救書棲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乏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得以勤民建安縣。廨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湫隘單露於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又更盜賊廢亂至煩，王師群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六年猶不克以詔書從事，而復於其舊。紹興四年，今左朝請大夫長樂石君廉來為令，汙萊浸闢，閭里昭蘇。始營表縣治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廡庫獄與凡令，所以聽訟宴客者不侈於舊而皆備。獨門未及作，而石君受代以去。後三年，今令左承事郎括蒼葉君蔣至，曰：「開闢早痺而風氣虧，疏前令所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過目前，而曰待後之人，竊不共事不已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

屋取凡制敕度而藏之其上今無所於藏而寘之他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因建所謂敕書樓者十年正月某甲子始作訖於三月之某甲子以二數之蓋三千而羸嚴正高明父老來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符詔謹吾里中者蓋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於困窶而將無以生也怨思而勤撫之斯役也猶不吾及况於奉已厭私之為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為記夫置吏以為民也吏遍於天下而柔良介特之民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者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願指嘖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吾赤子者而况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素孚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茲樓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必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者厦屋百楹清邃纓濁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十年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可入其徒出沒於蓬藿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二
工

詔
與
叫
同
置
也

八
頁

封也已而執事者案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祖源易之源數主聞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巔澹然
蓋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來見曰吾將首為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為我記之予曰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予乎雖然子
必勉之子能勸子之人施錢以為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背族夷鬼飢不見蹤跡吾儕方在水
火鋒鏑之間不自意金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
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
道迎善祥鄙爭吝嗇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庶幾可
以廣吾師勸道群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
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本損
其舊蓋州之善士某人為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
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乎人之可與為善雖蕩析困
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彛未有知其所由始者
也仁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

之於善宜不足為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歟子既樂道
建人之易與為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
嘉源之不愆其志也為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
遊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警然不以屑意而元
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繾綣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
以貧隨牒四方僕邀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
亦聞文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衰

衰
不余既稔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必精密無中年衰憊
之氣既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即居之東闥屋若
子楹花藥在列執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
書史誦於其間客至淪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
子為我記之余方汨當世之垢汙恨無饘粥之田可
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靳靳僅
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
於曾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尔文伯
有田廬以為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倘律此軒誦壁間

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蔡蘆而况於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聞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室有二吏候於戶間趣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廊吏舍舍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然其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見狀甚忿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冤甚不待筭盡呼之吏誤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

不汝赦也。二吏復送婦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貲，輒亦從旁取殺之。冥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託以竦寤斯人也。耶？嗟！大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於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呶嚶，而忍寡於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殘？先生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為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況夫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子來閩中，聞

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有法甚明，顧牽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龍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子畫鄴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况其天性之愛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予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年也，或由此也夫。

常齋集卷之十

常齋集卷之十

十



